

揮塵餘話卷二

丁晉公自海外徙宅光州臨終以一巨篋寄郡帑

中上題云候五十五年有姓丁來此作通判可

分付開之至是歲有丁姓者來貳郡政卽晉公

之孫計其所留年月尚未生啟視之但一黑匣

貯大端研一枚上有一小竅以一碁子覆之揭

之有水一泓流出無有歇時溫潤之甚不可名

狀丁氏子孫至今瑤之又陳公密鎮未達時嘗

知端州聞部內有富民蓄一研奇甚至破其家

揮塵餘話

卷二

汲古閣

得之研面世所謂熨斗焦者成一黑龍奮迅之

狀可畏二鸚鵡眼以爲目每遇陰晦則雲霧輒

興公密沒歸于張仲謀詢政和間遂登金門祐

陵置于宣和殿爲書符之用靖康之亂龍德宮

服御多爲都監王球藏匿事露下大理思陵欲

誅之子裳叔祖爲棘卿爲之營柩止從遠竄其

後北歸以此研謝子裳至今藏于家二研真希

世之寶也

明清嘗於王瑩夫壠處見王荆公手書集句詞刻

作詩一紙云海棠亂發皆臨水君知此處花何似

涼月白紛紛香風隔岸聞
轉枝黃鳥近隔岸聲相應
隨意坐莓苔飄零酒一桮
今不知在何所周美成晚歸
錢塘鄉里夢中得瑞鶴僊一闕
悄郊原帶郭行路永客去車塵
漠漠斜陽映山落斂餘紅猶戀
孤城闌角凌波步弱過短亭何
用素約有流鶯勸我重解繡鞍
緩引春酌不記歸時早暮上馬
誰扶醉眠朱閣驚飈動幕猶殘
醉遠紅藥歎西園已是花深無
地東風何事又惡任揮塵餘話

卷二

汲古閣

流光過却歸來洞天自樂未幾方臘盜起自桐廬擁兵入杭時美成方會客聞之倉黃出奔趨西湖之墳庵次郊外適際殘臘落日在山忽見故人之妾徒步亦爲逃避計約下馬小飲于道旁旗亭聞鶯聲于木杪分背少焉抵庵中尚有餘醺困臥小閣之上恍如詞中逾月賊平入城則故居皆遭蹂踐旋營緝而處繼而得請提舉杭州洞霄宮遂老焉悉符前作美成嘗自記甚詳今偶失其本姑追記其略而書于編

周美成爲江寧府溧水令主簿之室有色而慧美成每款洽于尊席之間世所傳風流子詞蓋所

寓意焉新綠小池塘風簾動碎影舞斜陽羨一作

見 小屋去來舊時巢燕土花繚繞前度莓牆繡

閣鳳帷深幾許聽得理絲簧欲說又休慮乖芳
信未歌先噎愁轉清商暗想新粧了開朱戶應
自待月西廂最苦夢魂今宵不到伊行問甚時
却與佳音密耗擬將秦鏡偷換韓香天便教人
霎時廝見何妨新綠待月皆簿廳亭軒之名也

揮塵餘話

卷二

汲古閣

俞義仲云

曾文肅初與蔡元長兄弟皆臨川王氏之親黨後
來位勢既隆遂爲仇敵崇寧初文肅爲元長攘
其相位文肅以觀文守南徐時元度帥維揚赴
鎮過郡元度開燕甚勤自爲口號云並居二府
同事三朝悵契闊於當年喜逢迎於斯地又云
對掌紫樞參大政同扶赫日上中天謬爲恭敬
如是而中實不然已而興獄文肅遂遷衡陽

元祐初滕章敏帥定武時耿晞道南仲爲教授偶

燕集郡僚章敏席間作詩坐客皆和獨晞道辭
云某以經義過省不習爲詩章敏之婿何洵直
滑稽名世忽云熙寧中裕陵後苑射弓而殿帥
林廣云不能上詢其故云臣本出弩手闔坐大

笑

黃六丈叔愚云

李處邁邯鄲之孫政和初以直祕閣知相州外甥
張澄如瑩繇宗女夫爲承節郎待行掌扎牘之
寄時聶賁遠山爲郡博士王將明甫爲決曹掾
如瑩處甥館旣與二公往還且周旋甚至悉皆

揮麈餘錄

卷二
四

汲古閣

懷感王聶同年生也始甚歡而聶於樂籍中有
所屬意王亦昵之每戒不令前聶恨之因而遂
成仇怨其後甫改名黼爲相薦如瑩易文階除
樞密院編修已而更秩爲郎聶後以蔡元長稱
其剛方有立薦之改名昌擢侍從黼大用事貶
聶散官安置衡州益銜黼矣靖康時事大變召
登政府黼之誅死聶有力焉而聶亦以是歲出
使至絳州被害黼初敗如瑩蹤跡頗危賴聶之
回互竟無它南渡之後出入中外浸登要途至

端明殿學士宣奉大夫拜慶遠軍節目以終四
十三年無一日居閑中興以來如瑩一人而已
孫長文云

徐幹臣伸三衢人政和初以知音律爲太常典樂
出知常州嘗自製轉調二郎神之詞云悶來彈
鶻又攪碎一簾花影謾試着春衫還思纖手薰
徹金虬燼冷動是愁端如何向但怪得新來多
病嗟舊日沈腰如今潘鬢怎堪臨鏡重省別時
淚滴羅襟猶凝爲我厭厭日高慵起長託春醒
揮塵餘話

卷二
五

汲古閣

未醒鴈足不來馬蹄難駐門掩一亭芳景空佇
立盡日欄干倚遍畫長人靜旣成會開封尹李
孝壽來牧吳門李以嚴治京兆號李閻羅道出
郡下幹臣大合樂燕勞之喻羣娼令謳此詞必
待其問乃止娼如戒歌至三四李果詢之幹臣
感頰云某頃有一侍婢色藝冠絕前歲以亡室
不容逐去今聞在蘇州一兵官處屢遣信欲復
來而今之主公靳之感慨賦此詞中所敘多其
書中語今焉適有天幸公擁麾于彼不審能爲

我之地否李云此甚不難可無慮也既次無錫
賓贊者請受謁次第李云郡官當至楓橋橋距
城十里而遠翌日艤舟其所官吏上下望風股
栗李一閱刺字忽大怒云都監在法不許出城
迺亦至此使郡中萬一有火盜之虞豈不殆哉
斥都監下堦荷校送獄又數日取其供牘判奏
字其家震懼求援宛轉哀鳴致懇李笑云且還
徐典樂之妾了來理會兵官者解其指即日承
命然後舍之

曹仲恭云

揮塵餘話

卷二
六

汲古閣

東坡先生出帥定武黃門以書薦士往謁之東坡
一見云某記得一小話子昔有人發冢極費力
方透其穴一人裸坐其中語盜曰公豈不聞此
山號首陽我乃伯夷焉有物邪盜慊然而去又
往它山鑿治方半忽見前日裸衣男子從後拊
其背曰勿開勿開此乃舍弟墓也

徐敦立云

政和建良嶽異花奇石來自東南不可名狀忽靈
壁縣貢一巨石高二十餘丈周圍稱是舟載至
京師毀水門樓以入千夫昇之不動或啟于上

云此神物也宣表異之祐陵親洒宸翰云慶雲
萬態奇峰仍以金帶一條掛其上石卽遂可移
省夫之半頃刻至苑中

李平仲云

潘允字說之吳門人仕祐陵爲侍從宣和初奉祠
居里中時郡民朱勔以倖進寵眷無比父冲俎
勔護喪歸塋鄉閭傾城出迓而潘獨不往潘之
先塋適有山林形勢近冲新阡勔欲得之迺脩
敬于潘杜門弗納勔恃恩自恣遣人諷之且席
以熏天之勢潘一切拒之勔歸京師果愬于上

揮塵餘話

卷二
七

汲古閣

降御筆奪之已而又誅御史誣之以罪而褫潘
之職雖抑之於一時而吳人至今稱之

曾育當

時云

祐陵時有僧妙應者江南人往來京洛間能知人
休咎其說初不言五行形神且不在人之求而
告之佯狂奔走初無定止飲酒食肉不拘戒行
人呼之爲風和蔡元長褫職居錢塘一日忽直
造其堂書詩一絕云相得端明似虎形搖頭擺
腦得人憎看取明年作宰相張牙劈口喫衆生

又書其下云衆生受苦兩紀都休已而悉如其
言紹興初猶在廣中蛻寂于柳州明清投轄錄
中亦書其略

蘇訓直批云

蔡攸嘗侍徽宗曲宴禁中上命連沃數巨觥婁至
顛仆賜之未已攸再拜以懇曰臣鼠量已窮逮
將委頓願陛下憐之上笑曰使卿若死又灌殺
一司馬光矣始知溫公雖遭貶斥于一時而九
重固自敬服如此

樂壽之二云

李彥思邈曾文肅之甥早歲及弟文采爲政稱于

揮塵餘話

卷二
八

汲古閣

一時蔡元長與之連初亦喜之後元長與文肅
交惡始惡之政和初自江外作邑歸時元長以
師垣秉鈞入謁之後元長語其所厚曰李邈面
目如此所欠一黥耳彥思聞之皇恐卽上書欲
願投筆比再見元長元長曰公乞易武早已降
旨換授莊宅使矣邈聞語卽趨廷下效使臣之
喏云李邈謝太師更不再升階而出元長笑云
李彥思元來了得遮一解卽除知保州見闕

中

父舅云

詹大和堅老來京師省試罷坐微累下大理時李
傳正端初爲少卿初入之時堅老哀鳴曰某遠
方舉人不幸抵此祈公憐之端初怒操俚談詬
曰子嘴尖如此誠姦人也因困辱之已而榜出
奏名所犯既輕在法應釋得以無事自此各不
相聞後十餘年端初爲淮南路轉運副使既及
瓜堅老自郎官出爲代端初因忘之而堅老心
未能平也相見各敘昧生平而已既再見端初
頗省其面目猶不記首事因曰郎中若有素者

揮麈餘話

卷二
九

汲古閣

豈嘗解后朝路中邪風采堂堂非曩日比也堅
老荅曰風采堂堂固非某所自見但不知比往
時嘴不尖否端初愧怍而寤端初有子卽粹伯
處全也粹伯乃外祖之遺體不但曾氏之指節
可驗而高明豪放酷肖之粹伯亦不自隱禮待
二家均一世亦多知之傳正邯鄲公淑孫也

鳳翔府太平觀主道士張景先出入黃安中之門
甚久安中坐此彈章中頗及之有閩人黃謙者
狡獪人也自買度牒遠投景先求爲弟子因得

以識安中後歸閩遂住武夷山每對客必目安
中爲家兄人以其名連易卦頗以爲然安中至
里中焚黃謙亦謁之安中以景先之故稍禮之
逮安中北還謙宣言送伯氏出閩以山轎迹其
後所至官吏皆所覩示不疑也安中旣多在北
方而閩距京師稍遠安中名重一時謙藉其聲
勢大爲姦利人不敢何一日安中遣姪歸邵武
間有客道其事者姪大不平云須當痛治之謙
伺其來候於道左伏謁禮甚恭方欲詰其事謙

揮塵餘話

卷二
十一

汲古閣

曰無廣此言聊假虎威耳舉初甚厚遂爲款留
數日不問而去自是衆益信之人之無良有如
是者謙後至政和間遂得幸爲道官

黃宋翰云

王履道初自大名府監倉任滿至京師茫然無所
向會梁師成賜第初成極天下之華麗許士庶
入觀履道鬚兩角以小籃貯筆墨徑入就其新
堂大書歌行以美之末云初寮道人擲筆而出
主隸輩見其人物偉勝詞翰妙絕衆目叵側時
方崇尚道教直以爲神仙降臨不敢呵止亟以

報師成師成讀之大喜卽令物色延見索其它
文益以擊節薦之于上不數年登禁林入政府
基於此也

謝景思云

劉跛子者洛陽人知人死生禍福歲一至京師前
輩雜說中多記之至宣和猶在蔡元長正炎盛
聞其入都在大房中下大房者外方居養福田
院之類卽令其子條屏騎從往訪之跛子以手
揮之勿令前且取一瓦礫用土書一退字更無
它語條歸以告于元長元長悟其言而不能用

揮塵餘話

卷二
十一

汲古閣

遂至于敗

蔡元長帥成都嘗令費孝先畫卦影歷歷悉見後
來無差豪之失末後画小池龍躍其中又画兩
日西月一屋有鴟吻一人掩面而哭不曉其理
後元長南竄死於潭州昌明寺始悟焉

蔡徽云

蔡元長少年鼎貴建第錢塘極爲雄麗全占山林
江湖之絕勝今行在殿前司是也宣和末金寇
豕突盡以平日之所積用巨艦泛汴而下置其
宅中靖康初下籍沒之詔適毛達可友守杭州

達可元長門下士也緩其施行密喻其家藏隱逾半所以蔡氏之後皆不貧又嘗以金銀寶貨四十檐寄其族人家海鹽者已而蔡父子兄弟誅竄不暇往索盡掩爲已有至今海鹽蔡氏富冠浙右

胡元功云

紹聖初治元祐黨人秦少游出爲杭州通判坐以脩史詆誣道貶監處州酒稅在任兩浙運使胡宗哲觀望羅織劾其敗壞場務始送郴州編管黃魯直罷守當塗寓居荆南作承天院塔記湖揮塵餘話

卷二
十二

汲古閣

北轉運判官陳舉迎合中司趙正夫發其中舍謗訕遂編管宜州陳舉者乃宗哲之壻可謂冰清玉潤也

蘇在廷元老東坡先生之從孫自幼卽卓然東坡許之元符末入太學東坡已度海每與其書委曲詳盡宣和中歷館職郎曹奉常言者論其宗元祐學術罷爲官觀而謝表乃云念昔黨人偶同高祖士大夫頗少之

張文老云

靖康中蔡元長父子旣敗言者攻之發其姦惡不

遺餘力蓋其門下士如楊中立孫仲益之類是也李泰發光時爲侍御史獨不露章且勸勿爲大甚坐是責監汀州酒稅謝表云當垂涕止彎弓之射人以爲狂然臨危多下石之徒臣則不敢士大夫多稱之

陸務觀云

張邦昌僭位國號大楚其坐罪始責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旣抵貶所寓居于郡中天寧寺寺有平楚樓取唐沈傳師曰傷平楚虞帝魂之句也朝廷遣殿中侍御史馬伸賜死讀詔畢張

揮塵餘話

卷二
十三

汲古閣

徘徊退避不忍自盡執事者趣迫登樓張仰首急覩三字長歎就縊

錢秉之元成云

趙德夫明誠金石錄云唐韋絢著劉公嘉話載武氏諸碑一夕風雨失龜趺之首凡碑上武字皆不存已而武元衡遇害後來考之武字皆完龜首固自若韋絢之妄明矣而益知小說傳記不足信也明清後見元和姓纂絢乃執誼之子其虛誕有從來也

建炎戊申冬高宗駐蹕維揚時未經兵燼井邑全

盛向子固叔堅來赴調予行在所冠蓋闐委偶
解后金壇士子郭珣瑜者因與共處于天寧寺
佛殿之供卓下一夕夜半忽呼郭覺而語云有
一事甚異適夢吾服金紫來領此郡皆荆榛瓦
礫之場非復今日入城亦有官吏父老輩相迎
皆蕭索可憐公衣綠袍于衆客中不可曉也已
而虜人南寇六飛度江城之內外悉遭焚毀後
二十年叔堅果握帥符郭登第未久爲郡博士
迂于郊外始悟前夢相與感歎

向荆父云

揮塵餘話

卷二
十四

汲古閣

康倬字爲章元祐名將識之子少日不拘細行游
京師生計旣蕩析遂偶一娼始來卽詭其姓名
曰李宣德情意旣洽婦人者亦戀戀不忍捨爲
章謂曰吾旣無室家汝肯從我南下爲偕老之
計乎娼大然之橐中所有甚富分其半以遺姥
指天誓日不相棄背買舟出都門沿汴行裁數
里相與登岸小酌旗亭伺娼之醉爲章解纜亟
發娼拗怒戟手於河澗爲章弗顧也娼旣爲其
所給倉黃還家後數年爲章再到京師過其門

娼母子卽呼街卒錄之爲章略無憚色時李孝
壽尹開封威令凜然旣至府爲章自言平時未
嘗至都下無由識此曹恐有貌相肖者願試詢
之尹以問娼娼曰宣德郎李某也爲章遽云已
卽右班殿直康倬也尹曰誠倬也取文書來爲
章探懷中取吏部告示文字以呈之尹撫案大
怒曰信知浩穰之地姦欺之徒何所不有命重
杖娼之母子令衆通衢慰勞爲章而遣之李尹
自以謂益顯神明之政矣爲章自此折節讀書
易文資有名於世後來事浸露李尹聞之嘗以
語外祖曰僕爲京兆而康爲章能作此奇事可
謂大膽矣與之其子也

宏父易云

向宗厚履方建炎末爲樞密院計議官履方美髯
而若滑稽之狀裹華陽巾纏足極彎長於鈞
同舍王侑公爲嘗戲語之曰君唐明皇時四人
合而爲一何邪侑曰願聞之公爲曰君狀類黃
幡縹頭巾類葉法善脚類楊貴妃心腸似安祿
山席間一笑履方不懽後程致道行其祠部負

外郎告詞云汝佩服高古操履甚恭又以戲之
向止叔云

宋道方毅叔以鑿名天下居南京然不肯赴請病
者扶攜以就求脉政和初田登守郡母病危甚
呼之不至登怒云使吾母死亦以憂去殺此人
不過斥責卽遣人禽至廷下荷之云三日之內
不痊則吾當誅汝以徇衆毅叔曰容爲診之既
而曰尚可活處以丹劑遂瘡田喜甚云吾一時
相困辱然豈可不刷前恥乎用太守之車從妓

揮麈餘話

卷二
十六

汲古閣

樂酬以千緡俾羣卒負于前增以綵釀導引還
其家旬日後田母病復作呼之則全家遁去田
母遂殂蓋其疾先已在膏肓宋姑以良藥其
死耳

程可久云

王况字子亨本土人爲南京宋毅叔壻毅叔既以
鑿名擅南北况初傳其學未精薄遊京師甚悽
然會鹽法忽變有大賈覩揭示失驚吐舌遂不
能復入經旬食不下咽尪羸日甚國鑿不能療
其家憂懼勝于市曰有治之盲當以千萬爲謝

況利其所售之厚姑往應其求既見賈之狀忽發笑不能制心以謂未易措手也其家人怪而詰之況謬爲大言荅之曰所笑者輦轂之大如此乃無人治此小疾耳語主人家曰試取針經來況謾檢之偶有穴與其疾似是者況曰爾家當勒狀與我萬一不能活則勿尤我當爲若針之可立效主病者不得已亦從之急針舌之底抽針之際其人若委頓狀頃刻舌遂伸縮如平時矣其家大喜謝之如約又爲之延譽自是翕揮塵餘話

卷二
十七

汲古閣

然名動京師既小康始得盡心肘後之書卒有聞於世事之偶然有如此者況後以鑿得幸宣和中爲朝請大夫著全生指迷論一書鑿者多用之

外舅云

楊介吉老者泗州人以鑿術聞四方有儒生李氏子棄業願娶其女以授其學執子婿禮甚恭吉老盡以精微告之一日有靈璧縣富家婦有疾遣人邀季生以往季初視脉云腸胃間有所苦邪婦曰腸中痛不可忍而大便從小便中出鑿

者皆以謂無此證不可治故欲屈君子李曰試
爲籌之若姑服我之藥三日當有瘳不然非某
所知也下小元子數十粒煎黃耆湯下之富家
依其言下膿血數升而愈富家大喜贈錢五十
萬置酒以問之曰始切脉時覺乳脉現於腸部
王叔和脉訣云寸乳積血在胃中關內逢乳腸
裏癰此癰生腸內所以致然所服者乃雲母膏
爲丸耳切脉至此可以言鑿矣李後以鑿科及
第至博士李植元秀卽其從子也

王憲臣云

揮塵餘話

卷二
十八

汲古閣

王稱定觀者元符殿帥恩之子有才學好與元祐
故家遊范元實溫潛溪詩眼中亦稱其能詩政
和末爲殿中監年二十八矣眷東甚渥少年貴
仕酒色自娛一日忽宣召入禁中上云朕近得
一異人能製丹砂服之可以長生久視煉治經
歲而成色如紫金卿爲試之定觀忻躍拜命卽
取服之才下咽覺胃間煩燥之甚俄頃煙從口
中出急扶歸已不救旣殮之後但聞棺中剝喙
之聲莫測所以已而火出其內頃刻之間遂成

烈焰室廬盡焚開封府尹亟來抹之延燒數百家方止但得枯骨于餘燼中亦可怪也

范子濟

云

丁廣者明清里中老儒也與祖父爲輩行嘗任保州教授郡將武人而通判者戚里子悉多姬侍以酒色沈縱會有道人過郡自言數百歲能煉大丹服之可以飽耆欲而康強無疾然後飛升度世守貳館之以先生之禮事之選日初丹竈依其法煉之四十九日而成神光屬天置酒大

揮塵餘話

卷二
十九

汲古閣

合樂相慶然後嘗之廣聞之裁書以獻乞取刀圭以養病身道人者以其骨凡不肯與守貳憐之爲請僅得半粒廣忻然服之不數日郡將通判皆疽發於背道人宵遁守貳相繼告殂廣腰間亦生癰甚皇恐亟飲地漿解之得愈明年考滿改秩歸里中疾復作又用前法稍痊偶覺熱躁因澡身水入創口中不能起金石之毒有如此者併書之于此以爲世誠云

秦會之初自虜中還朝汎海至楚州楚守楊揆子

才疑以爲僞卽欲斬之館客管當可者謂揆曰
萬一果然朝廷知之匪便不若津遣赴行在真
假自辨矣揆於是遣人陰加防閑護送至會稽
會之旣相訪尋當可官其二子揆屏迹天台不
敢出者逾二十年會之末年始得劉景以爲台
州守欲與綦謝二家併治之而會之死高宗偶
記其姓名召用之後爲次對累典名藩斯亦命
也

母丘儉貧賤時嘗借文選于交游間其人有難色

揮塵餘話

卷二
二十

汲古閣

發憤異日若貴當板以鏤之遺學者後仕王蜀
爲宰遂踐其言刊之印行書籍創見於此事載
陶岳五代史補後唐平蜀明宗命太學博士李
鏐書五經做其製作刊板于國子監監中印書
之始今則盛行于天下蜀中爲最明清家有鏐
書印本五經存焉後題長興二年也

明清第三錄載秦會之靖康未議狀全篇比見表

姪常保孫言嘗聞之于游定夫之孫九言云迺
馬伸先覺之文也初會之爲御史中丞虜人議

立張邦昌以主中國先覺爲監察御史抗言于
稠人廣坐中曰吾曹職爲爭臣豈可坐視緘默
不吐一詞當共入議狀乞存趙氏會之不荅少
焉屬藁遂就呼臺史連名書之會之旣爲臺長
則當列于首以呈會之會之猶豫先覺帥同僚
合辭力請會之不得已始肯書名先覺遣人疾
馳以達虜酋所以秦氏所藏本猶云檜等也先
覺中興初任殿中侍御史以亮直稱于一時爲
汪黃所擠責監濮州酒稅後高宗思之以九列

揮塵餘話

卷二
二十一

汲古閣

召示以大用而先覺已死會之還自虜中揚言
已功盡掠其美名遂取富貴位極人臣勢冠今
古先覺子孫漂泊閩中先覺有甥何琬者慷慨
自任得其元藁累欲上之而馬氏子止之云秦
會之凶焰方熾其可犯邪紹興乙亥春琬忽夢
先覺衣冠如平生云秦氏將敗趣使往陳之琬
卽持其藁以叫闈會之大怒誣以他罪下琬大
理窟嶺外抵流所未幾而會之果殂其家訟寃
詔復琬故官後至貞郎先覺忠績遂別白于時

游與馬鄰牆而居得其詳云

秦會之范覺民同在廟堂二公不相咸虜騎初退
欲定江西二守臣之罪康倬知臨江軍棄城而
走撫州守王仲山以城降仲山會之婦翁也覺
民欲寬之會之云不可既已投拜委質於賊甚
麼話不曾說豈可貸邪蓋詆覺民嘗仕僞楚耳
秦熿本王暎之孽子暎妻鄭氏達夫之女暎繇婦
家而早達鄭氏怙勢而妒熿旣誕卽逐其所生
以熿爲會之乞子會之任中司虜拘北去夫婦

揮塵餘話

卷二
二十二

汲古閣

偕行獨留熿于會之夫人伯父王仲蕤豐父家
豐父子時憍而傲每凌侮之其後會之用其親
黨遍躋要途獨時每以參議官處之

王浚明云

王仲蕤字豐父岐公暮子有風采善詞翰四六尤
工以名字典郡政和末爲中大夫守會稽頗著
績效如乾湖爲田導水入海是也童貫時方用
事貫苦脚氣或云楊梅仁可療是疾豐父哀五
十石以獻之才可知矣後擢待制再任不歷貼
職徑登次對前後惟豐父一人初岐公爲首台

元豐末命或云岐公有異議紹聖親政追貶萬安軍司戶諸子皆勒停不得入國門奪所賜第以予王荆公家崇寧初以爲臣不忠列黨籍碑至是豐父既有內援而又鄭達夫岐公之壻相與申理遂洗前誣詔盡復岐公爵謚祐陵又題其墓刻云元豐治定弼亮功成之碑御筆云嘉祐中英宗立爲皇子王珪時爲學士預聞大議近因其子仲疑以其詔藁來上始得究其本未迺知神考擢眞政府厥有攸在協贊事功維持

揮塵餘話

卷二
二十三

汲古閣

法度十有六年元豐末上自有子發言自珪遂定大策安宗廟隆碑未立惻然于懷賜額親筆書題此政和七年二月丙子也豐父表謝有金栢賜第玉篆題碑之對建炎初知袁州虜人寇江西坐失守削籍與馬子約皆寓居永嘉豐父兄仲山同時牧臨川以城降坐廢子約酒酣戲之云平原太守吾兄也後秦會之再入相會之仲山壻也豐父以啟懇之云黃紙除書久無心於夢寐青瓊舊物尚有意於陶鎔會之爲開陳

詔復元官奉祠放行奏薦時豐父寄祿已爲通議大夫不問職名所以諸孫皆奏京秩年八十餘卒有子曉亦能文

祖宗以來帥蜀悉雜學士以上方爲之李璆西美坐蔡元長黨久擯不用紹興中迺以女適秦會之夫人之弟王曆因而內相昵結起帥瀘南已而復次對制闡成都自是蜀帥職始殺矣其後曹筠王剛中是也

張文老云

熙寧三年詔宗室出官從政于外方惟不許入蜀

揮塵餘話

卷二
二十四

汲古閣

鄭亨仲本秦會之所引自溫州判官不數年登禁近遂以資政殿大學士宣撫川陝亨仲駕馭諸將有理諸將雖外敬而內憚之適亨仲有忤秦之意因相與媒孽言其有跋扈狀秦聞之謀于王顯道喚喚云不若遣一宗室有風力者往制之因薦趙德夫不棄焉於是創四川總領財賦命德夫至坤維得晁公武子止于冷落中辟爲幹辦公事俾令采訪亨仲陰事欲加以罪又以德夫子善究爲總領司幹辦公事越常制也

子止又引亨仲所逐使臣魏彥忠者相與物色其失上聞遂興大獄竄籍亨仲卽召德夫爲版曹云

張文老云

廉宣仲布建炎初自其鄉里山陽避寇南來所攜鉅萬至臨安寓居吳山之下舍館甫定而郡兵陳通等亂囊橐悉爲劫掠一簪不遺夫婦徬徨宣仲昔在京師爲學官日與侍晨道士時若愚游至是聞若愚用事賊間姑往訪之一見甚篤綈袍之義且云吾從盜所得寶貨盈屋敗露指揮塵餘話

卷二

二十五

汲古閣

日悉錄于官矣縱盡以與君無憾然度必不能保今有兩篋以授子可亟去此庶有生理又令二校防護出關而返宣仲夫婦旣倖脫厄買舟趨雪川來依外祖空青公空青館置于所泊僧舍宣仲張子能壻也外祖戲曰君真是沒興徐德言矣按堵之後啟篋視之皆黃金也計其所失無毫釐之差宣仲後坐姍黨擯不用藉此得以自存焉

宣仲自云

靖康初秦會之自御史丐祠歸建康僦舍以居適

當炎暑上元宰張師言昌訪之會之語師言此屋猶可居但每爲西日所苦柰何得一涼棚備矣翌日未曉但聞斤斧之聲會之起視之則松棚已就詢之匠者云縣宇中方創一棚昨日聞侍御之言卽輟以成此會之大喜次年會之入爲中司北去又數年還朝已而拜相時師言年逾七十會之於是就官簿中減去十歲擢知楚州把麾持節者又踰十年然後掛冠老于潛皖近九十而終師言詩文甚佳多傳於外

李元度

揮塵餘話

卷二

二十六

汲古堂

云外宋刻作然

陳彥育序丹揚士子從後湖蘇養直學詩造其三昧向伯恭爲浙漕訪養直于隱居彥育適在坐一見喜之邀與之共途益以契合遂以其愛姬寇氏嫁之攜歸逾年伯恭登從班迺啟于思陵云寇氏萊公之元孫其後獨有此一女乞以一官與其夫陳序遂詔特補和州文學伯恭爲自製簪裳靴笏令人賞黃牒往併授之并以白金爲饌彥育方教村童于陋巷持書人至彥育疑

非其所有至出補牒見其姓名始拜命望踰意
表不勝驚喜閭巷爲之改觀其後終于刪定官
明清有其詩一秩至今尚存也

向止叔云

明清壬子歲仕寧國得王俊所首岳侯狀于其家
云左武大夫果州防禦使差充京東東路兵馬
鈐轄御前前軍副統制王俊右俊於八月二十
二日夜二更以來張太尉使奴廝兒慶童來請
俊去說話俊到張太尉衙令虞候報覆請俊入
宅在蓮花池東面一亭子上張太尉先與一和

揮麈餘話

卷二
二十七

汲古閣

尚何澤點着燭對面坐地說話俊到時何澤更
不與俊相揖便起向燈影黑處潛去俊於張太
尉面前唱喏坐間張太尉不作聲良久問道你
早睡也那你睡得着俊道太尉有甚事睡不着
張太尉道你不知自家相公得出也俊道相公
得出那裏去張太尉道得衢婺州俊道旣得衢
州則無事也有甚煩惱張太尉道恐有後命俊
道有後命如何張太尉道你理會不得我與相
公從微相隨朝廷必疑我也朝廷交更翻朝見

我去則不必來也俊道向日范將軍被罪朝廷
賜死俊與范將軍從微相隨俊元是雄威副都
頭轉至正使皆是范將軍兼係右軍統制同提
舉一行事務心懷忠義到今朝廷何曾賜罪太
尉不須別生疑慮張太尉道更說與你我相公
處有人來交我救他俊道如何救他張太尉道
我遮人馬動則便是救他也俊道動後甚意似
張太尉道這裏將人馬老小盡底移去襄陽府
不動只在那駐劄朝廷知必使岳相公來彈壓

揮塵餘話

卷二
二十八

汲古閣

撫喻俊道太尉不得動人道若太尉動人馬朝
廷必疑岳相公越被罪也張太尉道你理會不
得若朝廷使岳相公來時便是我救他也若朝
廷不肯交相公來時我將人馬分布自據襄陽
府俊道諸軍人馬如何起發得張太尉道我虜
劫舟船盡裝載步人老小令馬軍便陸路前去
俊道且看國家患難之際且更消停張太尉道
我待做你安排着待我交你下手做時你便聽
我言語俊道恐軍中不伏者多張太尉道誰敢

不伏傳選道我不伏俊道傳統制慷慨之人丈夫剛氣必不肯伏張太尉道待有不伏者勦殺俊道這軍馬做甚名目起發張太尉道你問得我是我假做一件朝廷文字教發我須交人不疑俊道太尉去襄陽府後面張相公遣人馬來追襲如何張太尉道必不敢來趕我投他人馬來到這裏時我已到襄陽府了也俊道且如到襄陽府張相公必不肯休繼續前來收捕如何張太尉道我又何懼俊道若番人探得知必來

揮塵餘話

卷二
二十九

汲古閣

夾攻太尉南面有張相公人馬北面有番人太尉如何處置張太尉冷笑我別有道理待我遮裏兵才動先使人將文字去與番人萬一支吾不前交番人發人馬助我俊道諸軍人馬老小數十萬襄陽府糧如何張太尉道這裏糧盡數著船裝載前去郢州也有糧襄陽府也有糧可喫得一年俊道如何這裏數路應副錢糧尚有不前那裏些小糧一年已後無糧如何張太尉道我那裏一年已外不別做轉動我那裏不一

年交番人必退我遲則遲動疾則疾動你安排
着張太尉又道我如今動後背鬼遊奕伏我不
伏俊道不伏底多張太尉道姚觀察背鬼王剛
張應李璋伏不伏俊道不知如何明日來我這
裏聚廳時你請姚觀察王剛張應李璋云你衙
裏喫飯說與我這言語說道張太尉一夜不曾
得睡知得相公得出恐有後命令自家懣都出
岳相公門下若諸軍人馬有語言交我怎生置
禦我東則東隨他人我又不是都統制朝廷又

揮塵餘話

卷二
三十

汲古閣

不曾有文字交我管他懣有事都不能管得至
三更後俊歸來本家次日天曉二十三日早衆
統制官到張太尉衙前張太尉未坐衙俊叫起
姚觀察於教場內亭子西邊坐地姚觀察道有
甚事大哥俊道張太尉一夜不曾睡知得相公
得出大段煩惱道破言語交俊來問觀察如何
姚觀察道既相公不來時張太尉管軍事節都
在張太尉也俊問觀察道將來諸軍亂後如何
姚觀察道與他彈壓不可交亂恐壞了這軍人

馬你做我覆知太尉緩緩地且看國家患難面
道罷各散去更不曾說張太尉所言事節俊去
見張大尉唱喏張太尉道夜來所言事如何俊
道不曾去請王剛等只與姚觀察說話來覆太
尉道恐兵亂後不可不彈壓我遊奕一軍鈴束
得整齊必不到得生事張太尉道既姚觀察賣
弄道他人馬整齊我做得尤穩也你安排着俊
便唱喏出來自後不曾說話九月初一日張太
尉起發赴樞密院行府俊去辭張太尉道王統

揮塵餘話

卷二
三十一

汲古閣

制你後面籠重物事轉換了著我去後將來必
共這懣一處你收拾等我來叫你重念俊元係
東平府雄威第八長行日本府闕糧諸營軍兵
呼千等結連俊欲劫東平府作過當時俊食祿
本營不敢負於國家又不忍棄老母遂經安撫
司告首奉聖旨補本營副都頭後來繼而金人
侵犯中原俊自靖康元年首從軍旅於京城下
與金人相敵斬首及俊口內中箭射落二齒奉
聖旨特換授成忠郎後來並係立戰功轉至今

來官資俊盡節仰報朝廷今來張太尉結連俊起事俊不敢負於國家欲伺候將來赴樞密行府日面詣張相公前告首又恐都統王太尉別有出入張太尉後面別起事背叛臨時力所不及使俊陷於不義俊已於初七日面覆都統王太尉訖今月初八日納狀告首如有一事一件分毫不實乞依軍法施行乃俊自出官已來立到戰功所至今來官資卽不曾有分毫過犯所有俊應干告勅宣劄在家收附有告首呼千

揮塵餘話

卷二
三十二

汲古閣

等補副尉都頭宣繳申外庶曉俊忠義不曾作過不敢負於國家謹具狀披告伏候指揮次歲明清入朝始得詔獄全案觀之岳侯之坐死迺以嘗自言與太祖俱以三十歲爲節度使以爲指斥乘輿情理切害及握兵之日受庚牌不卽出師者凡十三次以爲抗拒詔命初不究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之義又云岳雲與張憲書通謀爲亂所供雖嘗移絨旣不曾達繼復焚如亦不知其詞云何且與元首狀了無干涉鍛鍊雖

極而不得實情的見誣罔孰所爲據而遽皆處極典覽之拂膺儻非後來詔書湔洗追褒則沒地銜冤於無窮所可恨者使當時推鞠酷吏漏網不正刑典耳王俊者初以小兵徒中反告而轉資晚以裨將而妄訐主師遂饗富貴駟卒鈴奴一時傾嶮不足比數考其終始之間可謂怪矣首狀雖甚爲鄙俚之言然不可更一字也

田登知南都一日詞狀忽二人扶一癯老之人至庭下自云平日善爲盜某年日某處火燒若干

揮塵餘話

卷二
三十三

汲古閣

家卽某爲之假此爲姦至於殺人或有獲者皆寃也前後皆百餘所未嘗敗露後來所積旣多因而成家遂不復出所扶之人卽其孫也今年逾八十自陳於垂死之際欲得後人知之而已登大驚鄂命左右縛之則已殂矣

程可久云

馬子約純負材自任好面折人人敬長之建炎中

呂元直作相子約求郡元直拒之徐云有英州見闕公可往否子約曰領鈞旨待先去爲相公

蓋一宅子奉候

朱新仲云

靖康之末二聖北狩四海震動士大夫抹死不暇
往來賊中洋洋自得者吳玠莫儔二人路人所
知也事定皆竄逐嶺外秦會之爲小官時玠在
禁林嘗封章薦之疏見其文集中稱道再三秦
繇此進用後爲相遂放二人逐便玠滁人也內
自愧作不敢還里卜居于贛上秦廼以其婿曾
端伯慥知虔州

國朝以來六曹尚書寄祿今之金紫銀青光祿大
夫之官也雖不登二府亦循途而遷國初如竇

揮塵餘話

卷二
三十四

汲古閣

儀陶穀邢岳後來楊文莊張忠定晁文元孫宣
公馬忠肅余襄公元豐官制後易今名如滕章
敏王懿敏王懿恪范蜀公之類祐陵時溫萬石
孟昌齡王革父子宋喬年盛章詹度皆爲金紫
銀青光祿大夫極多不止此中興後宋貺益謙
洪景盧邁俱宣奉大夫上課陳乞悉柅不行

李伯時自畫其所蓄古器爲一圖極其精妙舊在
上蔡畢少董良史處少董嘗從先人求識于後
少董死迺歸秦伯陽煇其後流轉于其婿林子

長桶今爲王順伯厚之所得真一時之奇物也
先人跋語云右古器圖龍眠李伯時所藏因論
著自畫以爲圖也今藏予友畢少董家凡先秦
古器源流莫先於此軸矣昔孔子刪詩書以堯
舜殷周爲終始至於繫辭言三皇之道則罔罔
耒耨衣裳舟楫所從來者而繼之曰後世聖人
者欲知明道立法制器咸本於古也本朝自歐
陽子劉遵父始輯三代鼎彝張而明之曰自古
聖賢所以不朽者未必有託於物然固有託於
物而取重於人者歐陽子肇此論而龍眠賡
續然後渙然大備所謂三代逸矣萬一不存左
右採獲幾見全古惟龍眠可以當之也此圖既
物之難致者而得之又少董以聞道知經爲朝
廷識拔則陳聖人之大法指陳根源貫萬古惟
一理其將以春秋侍帝傍矣順伯錄以見予

靖康之亂省部文字散失不存南渡之後有禮部

老吏劉士祥者大爲姦利士子之桀黠者相與

表裏云某歲曾經省試下合該年免既下部則

揮麈餘話

卷二
三十五

汲古閣

士祥但云省記到因而僥倖遂獲推恩者不知

其數

薛叔器云

張彥實

御諱

番易人子公參政大父行有東窻集行

於世自知廣德軍秩滿造朝除著作郎秦會之當

軸其兄楚材爲祕書少監約彥實觀梅于西湖

楚材有詩彥實次其韻云天上新驂寶輅回看

花仍趣雪英開折歸忍負金蕉葉笑插新臨玉

鏡臺女堞未須翻角調錦囊先喜助詩材少蓬

自是調羹手葉底應尋好句來時楚材再婚故

揮塵餘話

卷二

三十六

汲古閣

及玉鏡臺事會之見之大稱賞曰旦夕當以文

字官相處遷擢左史再遷而掌外制楊原仲並

居西掖代言多彥實與之潤色初亦無他彥實

偶戲成二毫筆絕句云包羞曾借虎皮蒙筆陣

仍推兔作鋒未用吹毛強分別卽今同受管城

封原仲以爲誚已大怒愬于會之詠言路彈之

彥實以本官罷爲官祠謝表云雖造化之有生

有殺本亦何心然臣下之或賞或刑咸其自取

屏居數年求休致先除次對帥南昌雖生不及

拜命而身後盡得侍從恩數

紹興壬戌夏顯仁皇后歸就九重之養伯氏仲信年十八作慈寧殿賦以進云臣聞乾天稱父坤地稱母天地至大必言之以父母者明其尊崇博厚無以加也是以圓首方足皆仰之燾之欲報欲奉無不極盡繇古以來聖人之盛莫過堯舜而孟子以謂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恭惟皇帝陛下繼大人之照宜日中之豐體堯邁舜憲古明王以治天下發爲號令典誥廟謨宸斷親

揮塵餘話

卷二
三十七

汲古閣

仁善鄰開物成務者莫不以孝爲首臣聞孔子謂曾參曰明王以孝治天下故灾害不生禍亂不作仰惟陛下曩者以皇太后扈從未還願見之心致軫宵旰四方兆民延頸指日以冀來音久矣斯焉天人交孚鄰邦修睦囊弓箠矢息師偃革寔宇之間遂臻安堵恭奉駟駕言歸闕庭凡在動植孰不手舞足蹈翼鼓膺奮適觀古初夔無前此臣伏以老氏三寶以慈爲首乾元之道萬國咸寧洪惟慈寧之殿合爲嘉名超軼前

世致安之道繇是以始形勢制作煥乎其有文章儀刑萬邦風化際薄無所不及若堯之光被四表舜之丕冒海隅蒼生者行見于今日甚盛烈也臣生長當世薰陶漸摩德義之久目覩心欣不能自已思欲頌良圖協恭式化成規誠開金石感動遠邇以彰聖治莫大之慶而昭述巨美者有日矣輒因殿之名以推原萬一至於辭意淺陋言語膚率不能抉奇摘異以爲偉不惟不能亦所不敢也臣謹昧死再拜而作賦焉臣

揮塵餘話

卷二
三十八

汲古閣

恭惟皇帝之嗣位十六載也海宇澄清四方砥平受上天之眷命紹洪基於大明邇安遠至措刑寢兵人熙熙兮春臺物蕩蕩兮由庚六服承德衆心成城所以復炎德之輝而迓周邦之衡先是駟駕從狩鄰國克享天心咸有一德式遄來歸懽動九域乃命羣工擇基之隆儲祥之勝坵建問安之上宮列辟肅然而赴職百執鎗然而效忠爰卽行闕以成厥功於是上高擬天下蟠法地削甘泉之繁縟屏含元之侈麗揆太極

之宸模就坤靈之寶勢乃詠龜筮龜筮協從乃
稽萬物萬物無異帝曰欽哉乃彰鴻名慈以覆
育於天下寧以鎮服於寰瀛蓋將昭徽音於太
妣而表思齊於周京者也有嚴有憑或降或昇
揆之以日築之登登經始勿亟百堵皆興伎者
獻其技能者精其能否往兮泰來闢決兮垠開
倉昊馳耀兮黃祇助培運郢碩之斤斧攻杞梓
之良材萬杵散雨兮千鑱轉雷离婁督繩兮而
公輸削墨夏育治礫兮孟賁掇芟聲隆隆兮伐

揮塵餘話

卷二
三十九

汲古閣

喬枚勢轡轡兮豁層厓長林巨植兮千年之產
而萬年之材輾如闖直如矗兮崔嵬于時山壤
獻靈川流效祉陸架水浮風屯雲委輻湊鱗集
衡行櫛比以萃於殿之址也於是匠氏經營百
藝駢并礪焉而礪礪焉而礪高下曲折塗墍丹
青此興造之本意而動作之形容也旣而四周
凌天而岌業九門參空而伶俦闕百常兮屋十
尋皆捷爵兮建瓴僭僭千栴閑閑旅楹岫綺對
砌窻霞翼櫺形暉洋洋金碧煌煌神鴟展吻而

西呀文犀厭牖而赫張寶排象拱列星間梁椽
桷欒奈黼藻鈇黃玫瑰玳瑁翡翠明璫方疏圓
井瑯連斗扛枏櫳上承柱石下當騰雙猊兮盤
礎刻怒兕兮伏相其蟠也顏九淵之虬屈其翥
也若干仞之鳳翔或倒文漆於衛社或薦孤桐
於嶧陽烏枒橫截綉蘂交相第栲樹與椅榎積
榎棹兮豫章蓋天下之奇榦盡羽粲而國櫳夫
然未足以比其制未足以形其雄轆轤崑崙飛
雲架空出入兮日月吸呼兮雨風開重軒兮纍

揮麈餘話

卷二
四十

汲古閣

玉鱗萬瓦兮游龍高下髮直左右翼從西八東
九金礫珉鎔平寫三山之景坐移羣玉之峰喜
洩洩兮樂融融入如遇兮出如逢映斗杓而曛
曛挹天漢兮春容觀其巨鎮在南長江在東前
擁後顧盤錯窪隆占皇圖之奕奕鬱佳氣之蔥
蔥天海相際造化溟濛雕題貫脊大編舸艤尋
撞戴斗兮航浮索援皆馳驅而致恭采肅慎之
楛矢職夷黔之布實上則天目於潛之山鳳凰
南北之巔巉巖截辭窈窕回旋狀羣羽之集麓

若萬馬之奔川海門之潮滄溟之淵濠洶奔放
勢如朝焉皆足以小崕函而吞涇渭等河雒而
隘隴岍夫以此而駐蹕實一制而萬全然而不
以爲離宮不以爲別宇而獨以奉長樂之安而
爲承顏之所故能遠邁漢唐夸歷三五則雖兼
天下之奉極天下之貴亦人所樂而天所與也
凡臣所鋪翼而陳之者尚可名言之也非比三
吳之盛麗九旂之容衛六官之深嚴萬物之侈
冶不足以隆一人之孝於無窮於是俯而拜仰

揮塵餘話

卷二
四十一

汲古閣

而重曰當乎法駕言歸宗祏生輝千丈萬騎如
指如麾備一時之盛禮慶萬國之洪禧望闔闔
兮瑞霏微剗觚稜兮祥威蕤馭嚴嚴之玉輦建
颺颺之朱旗華蓋倣杠天驥驂非增日星之光
明闡老幼之提攜千官之班兮鴛鴦兆民之欣
兮嬰慕喜懽動於堪輿澤周流於道路樂極者
或至於抃躍感深者爭先於馳騫沈滲晏然兮
屏翳收風鬣韃不興兮豐隆霽怒雙闕敞兮如
升萬室昂兮如訴若乃萬壽誕日之辰一人會

朝之際濟濟峨峨羣臣在位皆輔臯而弼夔過
房杜兮丙魏奉玉卮兮瓊甕展采儀兮文陛皇
帝躬蹈事親之美以獨高于萬世進退禮樂抑
崇下貴隆帝業兮億載懽祝聖人兮千萬歲然
後敷茲膏化徧于中下尊卑模範兮盈里閭膏
澤滲漉兮盛王霸工在衢士在朝而農在野百
度脩明萬幾間暇無有遐遺睦如姻婭四海安
若覆孟九有基如太華於是賓客相謂曰子聞
今日之盛事歟曰然嘻爲堯舜神人以和運紹

揮麈餘話

卷二
四十二

汲古閣

五帝獄訟謳歌但無爲而已矣於致養以云何
豈若我皇躬勤儉之資恢隆平之時約已以奉
太母之訓致美以化羣黎之爲端壹心而應感
斥衆異之盱睢煥爛方冊照溢書詩哉且客聞
歷代之制乎土階之卑不免乎儉固雕椽之飾
不免乎驕奢魯夸靈光而但述土木之巧魏稱
景福而徒爲制作之華俱游觀之是云奚文辭
之足誇又豈若我皇綏定邦家以成孝道允邵
義媯哉且上棟下宇聖人所取也至德要道聖

人之孝也作于楚室能修泮宮諸侯之功也與其論諸侯曷若言聖道與其言雄壯曷若言聖德明明我宋得天下之統蒸哉祖宗膺器之重殆二百年休聲無墜下之所奉者惟君上之所承者惟親當君享九重之實而親安萬乘之尊蓋匹夫之孝曾閔所難不足以言惟據域中之大饗天下之養然後爲重也已析而合旣失而得然後爲喜之至也曠古所無一旦在已漢唐所恨自我而得凡是數者兼而有之不特爲四

揮塵餘話

卷二
四十三

汲古閣

方之賀又將爲萬世之光寵也今是殿也不奢不陋不高不卑合禮之界與天下齊以是爲固鞏於鼎龜以是爲寶保若山谿雖廣八荒而爲城開溟渤而爲池倚圓天而爲蓋立棟梁於四維亦奚有宜乎於是再拜而歌曰蒼蒼高旻覆下民兮與物爲春澤無垠兮一人孝至通帝意兮金石可開不可移兮上下合契定大議兮法駕六駟言還歸兮勅以慈寧爲殿名兮厥功告成百室盈兮居之克安若石磐兮四方瞻觀化

益寬兮天人合應助其證兮光啟中興祖武繩
兮紹復大運法堯舜兮旋澤曲軫翕然順兮孝
道克全鑒上天兮壽祿萬年其永延兮聖人孝
兮感人深責成賢輔兮雋功克忱廣殿軒軒兮
巨厦深沈晨昏之養兮萬乘親臨財豐俗阜兮
寫于薰琴百姓克愛兮諸侯克欽巨萬國兮得
其權心宮殿之制已陳之矣天子之孝旣備述
矣四方之心見於斯矣口軟字碎其言卑矣欲
昭聖孝永無極矣日月爲字天爲卑矣許顛彥

揮塵餘話

卷二
四十四

汲古閣

周政云王仲信此賦如河決泉涌沛乎莫之能
禦也天資辭源之壯蓋未之見昔柳柳州云辨
如孟軻淵如莊周壯如李斯明如賈誼哀如屈
原專如楊雄柳州論之古人以一字到今不可
移易願吾仲信兼用六語而加意於莊屈當與
古人並驅而爭先矣伯氏天才旣高輔以承家
之學經術文章超邁今古真草篆隸沈著痛快
天文地理星官曆翁之所歎伏肘後卜筮三乘
九流無不玄解丹青之妙模寫煙雲落筆人藏

以爲寶奏賦之時與范志能成大詔俱赴南宮
其後志能登第名位震耀而伯父坎壈以終興
言流涕如昔人二老歸西伯賦云一爲尚父一
爲餓者雖升沈之不同其趣一也

蔡元長元符末間居錢塘無繆中春時往雪川游
郊外慈感寺寺僧新建一堂頗偉勝元長卽拈
筆題云超覽堂適有一客在坐自云能相字起
賀云以字占之走召入見而臣字旁觀如月四
字居中當在初夏已而果然

揮塵餘話

卷二
四十五

汲古閣

蔡元度娶荆公之女封福國夫人止一子子因仍
是也談天者多言其壽命不永元度夫婦憂之
一日盡呼術者之有名如林開之徒集于家相
與決其疑云當止三十五歲元度顧其室云吾
夫婦老矣可以放心豈復見此逆境邪其後子
因至乾道中壽八十而終然其初以恩倖爲徽
猷閣學士靖康初旣蔡氏敗例遭削奪恰年三
十五蓋其祿盡之歲繇是而知五行亦不可不
信也

大觀丁亥家祖守九江夜登庾樓遠望大江中燈
焰明滅坐客以爲漁火家祖曰不然是必爲姦
者遣吏往捕之頃刻而至乃舟中盜鑄錢其模
如火甲狀每出爐則就水中蘸而取之焉

宣政中有兩地早從王荆公學以經術自任全乏
文采自建業移帥維揚臨發作長短句題于賞
心亭云爲愛金陵佳麗迺分符來此擁麾忽又
向淮東便咫尺人千里画鼓一聲催起邦內人
齊跪江山有興我重來斟別酒休辭淚官中以
揮塵餘話

卷二
四十六

汲古閣

碧紗籠之後有輕薄子過其下刮去有字改作
没字我字易作你字往來觀之莫不啟齒

唐牛奇章玄怪錄載蕭至忠欲出獵羣獸求哀于
山神云當令巽二起風滕六致雨翌日風雨蕭
不復出郊建炎中金寇駐楚泗間時張韓擁兵
于高郵虜誓于衆整師大入二將自料非其敵
深以爲怯將欲交鋒之際風雨大作虜衆辟易
散走損折甚多因遂奏凱范師厚直方滑稽之
雄也爲參贊軍事笑云焉知張七韓五乃得巽

二滕六力邪聞者爲之闕堂

鄭德象滋晚守京口怠於爲政湯致遠鵬舉爲兩浙漕宣言俟應辦虜使至郡按治之時秦會之當國德象求援于秦蓋宣和初秦赴試南宮鄭爲參詳官其所取也至是湯別秦以行秦云鄭德象久不通問有少書信煩爲提攜達因面授之湯視緘題云稟日申呈判府顯學侍郎先生門下具位秦檜謹封湯得之幡然而改迺奏其治狀遂移帥江東

揮塵餘話

卷二
四十七

汲古閣

靖康間戎務方殷有士子賈元孫者多游大將之門談兵騁辯顧揖不暇自稱賈機宜時有甄陶者奔走公卿之前以善幹事大夫多使令之號甄保義空青先生嘗戲以爲對云甄保義非真保義賈機宜是假機宜翟公巽每誦之于廣坐以爲笑談元孫建炎龍飛爲特奏名第一人

明清紹興壬午從外舅帥合肥郡治前有四豐碑屹然有樓基在焉上云唐崔相國德政碑李華文張從申書天寶中所立也詞翰俱妙念欲摹

打是時大兵後工匠皆逃避未歸已而明清侍
牧貢造朝私念復來必須償此志繼而外舅易
鎮京口後十年明清赴壽春幕道出于彼始再
往訪之則不復存詢之云前歲武帥郭振者取
以砌城矣大以悵然悍卒無知亦何足責付之
一歎

明清去夏掃松山陰郡齋中見王成之信所刊其
寶藏顏魯公墨帖自題其後極爲夸大固已訝
其字畫不工及觀其後有云楊徽之蘇易簡張
揮塵餘話

卷二
四十八

汲古閣

洎錢易同觀于玉堂之署尤爲可疑遂亟取玉
堂題名及史冊諸傳考之楊文莊初未嘗入翰
苑雖蘇太簡自雍熙六年至淳化五年出入禁
林十年而錢希白以天聖四年方掌內制距太
簡之在院相去凡隔四十五年希白卒年五十
五是時方爲兒童何緣而同造金坡邪今春高
郵守張仲思顧寄以其家藏秦少游所臨蘭亭
刻置黃堂墨本見遺後少游題云元豐二年八
月書時年五十九案少游本傳及誌銘云以建

中靖國元年卒年五十三而龍井題名元豐五年三十六則又焉得元豐二年年五十九乎二物皆贗甚明繇是而知凡入石跋識不可不審也

紹興甲子歲衢發大水今首台余處恭未十歲與里人共處一閣凡數十輩在焉閣被漂幾沈空中有聲云余端禮在內當爲宰相可令愛護之少選一物如鼃鼃其長十數丈來負其閣達于平地一閣之人皆得無它又三衢境內地名張

揮塵餘話

卷二
四十九

汲古閣

步溪中有石里人號曰團石有識語云團石團出狀元團石仰出宰相乙丑歲水涸石忽如團鏡明年劉文孺章魁天下前歲大水石乃側仰而去年余拜相此與閩中沙合南臺蓋相似也

沈信叔說云

易貴多識前言往行詩貴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至於多聞見則欲守約而守卓寡聞見則曰無約而無卓古人有取乎博洽者於此可見誠以寡陋之爲吾病不淺也范武之問穀丞籍談之忘司典可以鑒矣記禮有云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世之旁搜廣採貪多務得者其亦以自反自強者有以加力於其先故其知識聞見之多日以博洽自然人鮮

揮塵餘話

卷二
五十

汲古閣

得而企及雪溪先生秉太史筆諸子仲信仲言史學得之家傳惟父子志趣高遠學問器識率加於人一等故所以自期者夙然與衆不同雖經史子集傳記與夫九流百家道釋之書皆已饜飫方且以爲未足而又求所未聞訪所未見常有歉然不滿之意茲泰華所以不得不高溟渤所以不得不深也歎不謫自幼服膺雪溪先生之名恨不得摳衣趨隅在弟子列所幸得從仲信仲言遊仲信寓越

之蕭寺不蕭以敝廬密邇時一相過未嘗不
劇談終日有補於茅塞爲多仲言後居甥館
于嘉禾每興契闊之歎仲信著京都歲時記
廣古今同姓名錄畱心內典作補定水陸章
句洞曉天文作新乾曜真形圖此皆平昔幸
得以窺一斑者不寧惟是其發爲裨官小說
尤不碌碌仲言著投轄錄清林詩話玉照新
志揮塵錄昆季之所作類皆出人意表且學
士大夫之所欲知者益信夫父子之博洽雖

揮塵餘話

卷二
五十一

汲古閣

名卿鉅公無不欽服敬慕蓋有自來遂初尤
丈一時之鴻儒也淹貫古今罕見其比一日
詢仲言以天臨殿與南唐中主画像仲言詳
陳本末無一不符遂初驚愕歎仰以爲世不
多得至形諸公送行泰倅詩擬欲告于上收
寘史館不果仲言又嘗剗切上封事不譟因
不自揆以拙句殿諸公後有云信史賒青簡
封章窒皂囊者以此揮塵所錄尤仲言平日
之用功深者三復以觀非志不分力不衰加

之歉然不滿者朝夕于懷未易得此是不可
以無傳也前錄先已刊行後錄餘話不謏備
數昭武日仲言移書見委顧淺見寡聞亦欲
以其素所未知者期天下之共知是以喜而
承命因浼龍山張君得以繼之若夫博洽如
仲言父子者則勿以見誚可也慶元庚申秋
七月既望昭武假守浚儀趙不謏師厚父

茲集僅二卷凡百則末附浚儀趙師厚跋雖

載朝野事跡亦及詩文碑銘之類先輩所謂

揮塵餘話

卷二
五十二

汲古閣

塵譚之緒餘也余讀第三錄中如湯進之封
慶國公及王穎彥錢穆記錄云々俱補前後
錄所未備傾仰前賢著述其詳慎如此今讀
其餘話所載李元叔上廣汴賦未列其文代
為補之云臣竊惟皇宋藝祖受命莫都于大
梁于今垂二百載列聖相承增飾崇麗煌乎
天子之宅棟宇以求未之有也昔在元豐中
太學生周邦彥嘗草汴都賦奏御神考遂託
國勢之重傳播士林然其所紀述大率略而

未備若乃比歲以來宮室輪奐之美禮樂聲容之華則又有所未及臣愚不才出入都城十年于茲矣耳目所聞見亦粗得梗槩輒鼓舞陰陽以鳴國家之盛因改前賦而推廣焉始則本制作之盛者分方維而第之中以帝室皇居之奧任賢使能之效而終之以持守奠備一覽之末為賦曰有博古先生自下國而遊上京遇大梁公子于路相與問荅傾蓋如故因縱言至於都邑先生乃援古而證之

揮麈餘話

卷二
五十三

汲古閣

曰我聞在昔受命帝王繼天而作首定厥都用植諸夏之根本肇隆億載之規模若乃賁飾恢宏之美槩見於書經營先後之次備載於禮宅中圖大則有姬公之明訓權宜拓制則自蕭公而經始余不敢高譚羲皇遠舉夏商試即周而陳之二華對峙八川友注褒斜隴首之攸屆函谷二肴之並據此宗周所都或假山河之險固漢高因之而啟帝祚焉孟津後達大谷前通導以伊洛瀍澗之澤控以

成臯廣武之衝此成周所都適當天地之正中光武因之而成帝功焉畢昴之次河莫之津風俗漸乎冀夏疆域連乎齊秦魏都之爽塏信無倫也衡嶽鎮野龍川帝垆列戈船于三江儲戎車于石城吳都之雄壯信足稱也接壤邛笮通商滇楚地蕃竹木之產民厭稻魚之食蜀都之富饒信無敵也凡茲都邑之盛實儷羨而爭雄旁睨而論雖辯若炙輶終日而莫能窮公子聞之始若睥眄已而哂曰

揮塵餘話

卷二
五十四

汲古閣

先生於古誠博矣旣若我目觀汴都之偉觀乎願其所以設險則道德之藩仁義之垣豈獨依于山川所以建中則皇極在上九疇咸若豈必宅于河雒其爽塏也有如上帝清都神人五城軼人寰之塵壒極天下之高明其雄壯也有如勾陳羽林天兵四拱威震則萬物伏怒刑則四夷竦其富饒也有如海含地負深厚莫測追魚麗之盛多邁騶虞之蕃殖彼兩漢之雜霸雖仍乎周家之舊墟三國之

揮塵餘話

卷二
五十五

汲古閣

鼎峙雖臨乎一方之都會舉而論之於今日
正猶拳石涓水欲與五岳四瀆之比擬所謂
談何容易先生曰余生長太平和氣中亦既
有日而處於蓬茨之下無有遊觀廣覽之益
驟來神州恍然自失目雖駭乎闥庭樓觀之
麗而未悉其制作之意耳雖歎乎聲明文物
之英而未究其禮樂之情子年在英妙博聞
強記幸為我索言之公子曰僕寔不敏切聞
先進有言昔自唐室不競王緜浸圯陵夷五
季紛綸四紀上帝憫斯民之塗炭眷求一人
作之君師肆戒藝祖應天順人出御昌期若
時衆大之居寔古大梁之域在漢則郡以陳
留而命名在唐則軍以宣武而今額考其地
望雖卓犖乎諸夏而川流休氣猶盤礴而鬱
積時乎有待世孰能測洎梁祖之有作始建
都而畫圻匪梁人之能謀天實啟之匪天私
于有梁實兆宋基觀夫分野之次舍則房心
騰其輝實沉寄其曜仰星躔之有栝直皇居

而夕照察夫工脉之豐衍則高者磊砢下者
墳壘廓陂陀之塏澤極灌溉之膏腴語地形
之高兮則自泗而西涉用上瀝濰陽遂東至
于通津岡阜隱轡烟雲飛屯其上鬱律勢與
天連語汴渠之駛兮則自鞏而東達時門抵
宣澤障洪河之濁流導温洛之和液中貫都
城偃若雲霓泝湍悍而不窮上接雲漢之無
倪語雉堞之固則偉拔金鏞繚以湯池仰憲
太微之象屹臨志縣之畿語郊闡之壯則密

揮塵餘話

卷二
五十六

汲古閣

拱中宸高映四野揭華榜以干霄謹嚴更而
警夜維是都之建也雖自於梁逮藝祖而始
興至高宗而浸昌列聖相承洎于今日當國
家之閒暇肆乘時而增葺遂跨三都越兩京
擬二周而抗衡數其南則神霄之府上膺南
極偉殊祥之創見恍微妙之難測歲在丁酉
大闡真機用瑞命于玉帝而彰信于群黎爰
設定命之符妙以蟲魚之篆繼乾元之用九
參八寶而垂範乃嚴像設祇奉茲宮儼一殿

揮塵餘話

卷二
五十七

汲古閣

以居上絕諸天而位中靈地上嬪列于西仙
伯天輔列于東諤々群卿冢冠景從性々名
在丹臺而身為世輔像圖孔肖後先攸序闢
金堂啟玉室駭寶輪之飛動森鸞仗之紛飾
其側乃有元命之殿寔總位于衆福本始載
叶歲禮惟穆罄華封請祝之誠效天保無疆
之卜若其陽德之建咸秩火神於赫煒惑厥
位惟尊次曰大火時謂大辰配曰閏伯以序
而陳原夫帝業之創自於宋地蓋乘是德而
王天下飾之靈鈺赤文婀娜舉以示衆遂定
區夏豈必杰伏合信於鄙南之亭豈必神母
告符於豐西之夜主上承紀奉祀致嚴審辰
出成入之度有視慈禮明之占遂維五帝之
象夏體重离而面南諧祉聲于樂府驗朱草
于靈篇火得其性景既昭然瞻彼煌々位在
南端厯太微以受制避心星而載還相我昌
運於千萬年出南薰望泰壇隱若天高渾若
天圓欽崇于茲僉曰稱焉先是有司循國舊

貫明宮齋廬悉取繒纒後洎紹聖端誠攸建
精意孔昭禮文彌粲主上改元之初載辛巳
長至始親郊見逮至癸巳之歲蓋四舉茲禮
矣申敕春官益嚴祀事於是規法三代祭器
肇新躬秉元圭天道是循百官顯相齋戒惟
寅帝登玉輅皇衢載遵已而日景晏溫天真
降臨衣冠幢節之輝映彩仗輦輅之參差豈
徒若見於渭陽而接拜於文門仰重瞳之四
矚聳群目而動心乃闕琳館揭號迎真用伸

揮塵餘話

卷二
五十八

汲古閣

昭報以福斯民度玉津抵天田王者之藉厥
畝惟千上春展事務崇吉蠲于時農祥晨正
東作是先載黛耜于王輅敞雪幄于紺壇葱
愔馴服于廣阼之側青旗晡靄於黃麾之間
帝御思文飭躬禱專屈帝尊以乘耒動天步
而降軒三推告畢貴賤以班遂播青箱之嘉
種以成高廩之豐年然後穫之程、瑞禾是
導郊廟明堂之大享親奉窠盛以致告豈惟
率天下之農而敦本蓋時勸天下之養而致

揮麈餘話

卷二
五十九

汲古閣

孝岩堯昭回厥基孔固下鎮地維儀象一新
於焉具設上下互映俯仰並察天體斯著辰
曜斯列鬣雲上承金虬四匝璿璣玉衡之制
無馮相保章之法陋靈臺銅渾之規斥周髀
宣夜之說予以觀星則進退伏見不失于正
予以觀雲則分至啟閉各得其應以候鍾律
則清濁之均協以候晷景則長短之度稱遂
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休徵既効叢祥
並膺至若秘書之建典籍是藏法西崑之玉
府萃東壁之靈光凡微言大義之淵源秘籙
幽經之浩博貫九流包七略四部星分萬卷
綺錯犀軸牙籤輝耀有爍金匱石室載嚴封
鑰或資討論則分隸于三館或備奏御則會
粹于祕閣以至字畫所傳則妙極六書巧窮
八體有龜文鳥蹟之象有鳳翥龍騰之勢真
偽既辨衆美斯脩圖画所載則三祖餘範七
聖妙跡則名馬於曹韓覽古松於韋畢絜絕
藝之入神駭衆觀而動色肇建古文宏建豈

啟擇一時之英髦命於焉而涵養天下歆艷
不啻登瀛洲而隱巖室名卿鉅公由此塗出
若夫龍津所在大關賢關作庇寒士今踰百
年勒豐碑以正文字之訛建華構以閣載籍
之傳其中則鼎新大成之庭寅奉宣聖之祀
象肖尼山制侔闕里其配享也惟顏孟之亞
聖其從祀也多邠魯之儒士儼威儀之若存
肅衣裳而有偉至於庠序學校之教也首善
于京自熙豐始乃詳脩講說謹課誦規繩以

揮塵餘話

卷二
六十

汲古閣

勵其行舍選以作其氣發揮詩書之奧頓革
聲律之救爾乃采芑新田育莪中泚人林於
此乎輩出聖道因之而不墜其西則由建原
廟近倣元豐仔圖程度罔或不同朱薨相望
而特起縹垣對峙而比崇畧以馳道之廣臨
乎魏闕之雄祥烟瑞靄煥爛蒙籠大明以奉
神考重光以奉哲宗又子之親彌篤兄弟之
義弥隆屆四孟之改律感節物於春冬愴衣
冠之出游軫羹墻於帝衷既進祠於東宮之

七殿御潔誠以致恭想睟容之如在備享獻
而肅雖參以時王之禮肆浸盛乎威容飭茲
惟謹稽首拜顙牙盤或薦玉饌惟充有飶其
香齋誠默通頑靈心之響荅宜福祚之延洪
乃若中臺所寄衆務象藪象應乎文昌運倅
乎址牛四方形害於是乎上達二省政令於
是乎下究爰即西南仇爽之所度宏基而易
舊太社為之嚮西掖直其後形勝潭々不侈
不陋列屋前今是為大部自吏洎刑位于左

揮塵餘話

卷二
六十一

汲古閣

自戶洎刑位于右公庭肅若百吏輻輳於是
糾以震舜黜陟之公輔以周公訓迪之悉黜
胥不能措其姦慢吏不能逃其責秩々乎天
地四時之聯各率屬而分職有倫有要有典
有則用能效辭措之相應總紀經而並飭至
如天府之雄統以京尹民物浩穰於三輔之
墟聚邑列布于千里之軫風俗樞機教化原
本當府庭之既徙筆分曹而務謹職業斯勵
名實斯允爰擇撥煩之才俾長治于爾寮南

司之俗坐葦循訟之積弊原廟之近人無筭
楚之喧囂遭承平之日久匪彈壓之是務皇
仁如天萬物覆露矧茲輦轂之下日薰陶而
廢旣不得已而用刑每哀矜於桔槔日無滯
訟歲無留獄貫索之象既虛圍扉之草斯鞠
巍々乎帝王之極功頌聲作而民和睦爾乃
背宜秋出城阿神池靈沼相直匪賒象苑圍
之非一聚衆芳而駢羅神木千歲而不凋仙
卉四時而常花宗生族茂厥類實多當青鳥

揮塵餘話

卷二
六十二

汲古閣

之司扉開條風之妍暖命嗇夫而啟禁縱都
人而遊覽吾皇踐阼之五載六飛始御於苑
門蓋將順民心之所樂達餘陽於暮春指金
明而駐蹕觀曼衍之星陳蘭橈飛動綵仗續
紛帝曰斯樂予何敢專遂踐瓊林宴寶津零
湛露於九重均禊飲于群臣先朝之遵故事
張大侯以示民于以戒不虞於平世勵武志
而彌勤其比則營壇再成置為方丘峙柔祗
之歆饗故神輿之是倅考一代合祭之失實

千載循襲之尤敦牂比至曠典聿修帝躬臨
乎澤中即陰位而類求配以烈祖之尊侑以
岳瀆之儔乃奠黃琮震于神休乃奏函中格
彼至幽澄宿氛而不雨暢叶氣以橫派頽瞻
空際密迓靈旂有持戈者有執戟者有質若
獸者有喙若鳥者地之百靈祕怪感帝德而
來游景光為之燭曜祥雲為之飛浮侍衛駭
愕莫測其由哀時之對上軌成周豈若漢祠
后皇徒歎乎物發冀州至其棟萼之庭建蓋

揮塵餘話

卷二

六十三

汲古閣

示優於同氣主上欽承永泰之基蓋隆則友
之義競、業、欲借追述之志永紹裕陵垂
法萬世載因心以撫存肆匹休於棠棣爵以
真王之封陟以上公之位褒以兩鎮之節厚
以三錢之賜俾遂安其居宇咸克保乎富貴
何愧建初歲之入豐也每歲時之衍樂儼厓
齒而密侍和樂且湛靡拘堂陸笑言之適無
間勸侑之勤有繼飲酒之飲既翁既醉何愧
花萼之盛也乙未之春龍翔效瑞脊令來集

數以萬計嘉首尾之胥應感昆弟之是類洒
宸翰以體物用闡明乎至意若乃帝假有家
明內齊外自天申命本支昌熾考祥羆之應
夢演慶源而毓粹藹螽斯蟄之眾假樂皇
皇之懿受祉而施于子既侔乎周王多男而
授之職又合乎堯帝肇正元嗣于春宮申眷
後王而加惠冠禮荐行三加攸次詔以成人
之道載隆出閣之制卜吉壤以圖居惟宮隅
之是迎標蕃衍之美名彰戎家之盛事頌起

揮塵餘話

卷二
六十四

汲古閣

震之獲寧信皇慈之曲被於此賓師友簡僚
吏習禮節講儒藝日奉朝著克勤無怠拳
乎上承忠孝之訓而臣子之義備至若宗正
著錄枝派寔繁上及曾高下及曾玄分宅廣
睦思義兩敦第族屬之疎戚班秩祿以惟均
遠則稟崇藝祖之胄近則加厚濮邸之孫配
天其澤同姓悉沾歌湛露詠行葦戒杖杜鄙
葛藟考親、於伐木繼振、於隣趾於赫帝
命屬籍是典皇宗取則率遵繩檢歲月薰陶

揮塵餘話

卷二
六十五

汲古閣

朝夕漸染靄、賓興之才擢儒科而登仕版
時則有清靜如辟疆忠精如更生文若東阿
勇若任城莫不激昂自奮騰實飛聲於是參
親疎而兩用異羽儀于王國遂壯周家之藩
屏固漢宗之磐石若夫由朱雀以縱觀下天
漢而比望千門萬戶併將有佞言觀其陽則
仍宣德之舊稱定五門而改朔其始也憲姬
莆摹大壯 佚吉日命大匠庶民子來則靡煩
於鑿鼓瓌材山積則又疑於神貺其上則藻
色簾乎方井雲氣萃乎修楣躍水波乎栢棟
列綉文于蘭栢固不隨色象類因木生姿窮
竒極妙豈人能為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
其旁則檐牙高張欄楯周布往、雕鸞刺鳳
盤獸伏虎或連拳欲立或猛據若怒或奮翼
東廂或圍首西序殊形詭制見者內怖于以
自中夏而布德總八方而為極披路三條則
桂柢森以相連立觀兩隅則杲愚儼以並飾
善頌落成上下用懌言觀其陰則莨、吐關

揮塵餘話

卷二
六十六

汲古閣

時謂景龍於焉採民謠於焉觀民風闕夫闕
闡則九市之富百廛之雄越商海賈朝盈夕
充乃有犀象珠玉之珍刀布泉貨之通冠帶
衣履之巧魚鹽果蔬之豐懋遷化居射利無
窮覽夫康衢則四通五達連騎方軌青槐夏
陰紅塵畫壺乃有天姬之館后戚之里公卿
大臣之府王侯將相之第扶宮夾道若北辰
之蕃衛太平既久民俗熙々徒觀夫仙倡效
伎侏童逞林或尋樞走索戲豹舞羅則觀者
為之目眩或鏗金擊石吹竹彈絲則聽者為
之意迷亦有蜀中清醪洛下黃醅蒲萄汎觴
竹葉傾壘羌既醉而飽德謂帝力何有於我
哉瞻彼良維肇崇琳闕始真天祥貯分彪列
妙道由是聿興至教於是旁達辛卯之夢既
符壬辰之運斯協外則立仁濟輔正之亭行
玉笥考名之法博施於民俾絕天關神符一
出群邪四讐馘毒治病功深效捷內則艮岳
屹以神秀介亭聳以巖巖天人交際之夕清

揮塵餘話

卷二
六十七

汲古閣

供於此備設俄而玉笋自傾寶劍如掣駭雷
霆之轟、靈囿下兮雜遝速夫應鍾紀律里
社開祥凡預臣子之列欲傾頌禱之誠即茲
宮以效報期萬壽之無疆于時演大梵希夷
之旨諷太玄空洞之經遂頒秘籙八百聯名
倚彼乾維龍德是營地直天輿上鬱化清有
崗連嶺屬之勢有龍盤虎踞之形儲休發祥
繫哉聖明惟崇飾之彌麗正土木之夸矜蓋
示不忘其所自為萬世之式程彼漢之代邸
既瑣々焉唐之興慶又奚足稱爰有瑤池波
湛翠水淵渟裁方壺起蓬瀛大君戾止廣殿
歡騰九奏備八佾成凡左右侍宴者恍若躡
神山而遊紫清戊戌之冬太乙次于黃秘之
廷其位在西北則臨乎是宮之地於辰為掩
茂適契于元命之晶詔鳩工以基迹用揭虔
而妥靈十神載別五福來寧至於端闈之內
大慶耽々路寢斯在有大符呪於此乎躬受
有大祭祀於此而齋戒日精東承月華西對

揮塵餘話

卷二
六十八

汲古閣

重軒三階翕翹動彩左城右平相與映帶睨
靈光猶培塿晞景福之業苒春王三月履端
匪懈庭燎有光禁漏斯艾供張既盛法物咸
萃乃建招搖歛以環合蒲牢發乎輕蓋正宁
當陽天極是配九賓星拱垂紳委佩樂奏乾
安間以韜韞上公薦壽捧觴跪拜天子萬世
兆民永賴其左則合宮之制高出百王上圓
下方法象乎天地九筵五室經緯乎陰陽旋
四序之和於四阿達八風之氣於八窓淵衷
默定聖畫允藏重屋告成光我家邦予以饗
帝而饗親則日卜上辛時丁肅霜樂調闌鍾
享維牛羊爰熙太室恭薦馨香肆推尊于神
考用嚴配于上蒼予以視朔而布政則春朝
青陽秋覲總章冬遇平朔夏宗明堂玉冊以
極其變內經以考其常欽授于人遂正天綱
其右則徽調之閣凝嚴密靜神鼎內藏天所
保定侔郊廓之永固笑甘泉之匪稱其始禱
也窮制作之妙於繫表得隱逸之士於草節

一鑄而就光應孔昭其始定也夜出九成不
吳不教龍變光潤氣明烟銷惟鼎彝之重作
鎮神臯數極九變彖諒六爻屹然中峙增崇
廟朝曰蒼曰彤以奠齊楚之域曰晶曰寶以
奠秦趙之邽有位東南有位西南者有位東
北有位西北者分方命祭罔或不調宜乎卜
世卜年過於周歷永保茲噐與天無極至其
內朝則祥曦延和清穆顧問親臣侍列禁衛
彌慶治朝則紫宸垂拱丹青有煥一日萬機

揮塵餘話

卷二
六十九

汲古閣

此焉聽斷厥或進拜將相號令華夷爰即文
德播告惟宜燕樂群臣詳延多士乃御集英
以時箴事又有龍圖天章寶文顯謨以洎徽
猷五閣渠々奉祖宗之彛訓示子孫之楷模
言追盤詰道契圖書繫祕箴之靡怠仰聖孝
之如初次則東西分臺政事所會始揆而議
則可否有著龜之決既審而行則出納擅喉
舌之寄于以幹旋鈞軸輔成至治其在西樞
掌武之庭則有將印之重軍符之嚴爾乃運

籌帷幄之中折衝樽俎之間爰戢五兵坐鎮
百蠻其在翰苑摛文之地則惟密旨是承德
意是導尔乃覃恩潤色追風渾灑遂繼東里
之才允符內相之號乃若天子燕息之所也
宣和秘殿翬飛跂翼憲睿思之始謀因紹聖
之故跡凝芳瓊蘭重熙環碧輪焉奐焉光動
兩側聽政之暇來遊來息搜古制於鼎彝縱
多能於翰墨致一凝神優入聖域爰命迓臣
於焉寓直罄啟沃之丹誠庶密效乎裨益申

揮麈餘話

卷二
七十

汲古閣

紹紀元昭示萬億視彼元狩元鼎神爵五鳳
之號詎能專羨於史冊至如后妃親蚕之所
也延福邃深有嚴金鋪當春日之載陽率六
宮而與俱懿箱既飾柔桑既敷鞠衣東嚮三
採躊躇風戾川浴地溫氣舒然後龍精報貺
瑞鬘紛如五色之線允侔乎東海八蚕之綿
倍富於吳都爰獻天子祭服所須由此率先
天下則無斁之化斯並羨於閔雖以至掖門
曲榭之與周廬徽道之肅長廊廣廡之連延

珍臺閑館之重複倬然在列旋題輝映雖使
廣延墨客衆集画史曷足以紀茲區宇之盛
先生聞而稱贊曰汴都之美其若是乎抑何
修何飾而臻此乎公子曰主上以神明資財
受天眷命為天下君其所以圖回宰制獨運
蠖蟻之中者愚不得而測也切仰廟堂之所
先務者任賢使能而已試為子陳之若夫十
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至廣豈曰乏才觀夫
燕趙汝穎之奇勾吳平越之秀兩蜀文雅三

揮塵餘話

卷二
七十一

汲古閣

齊質厚以至關東舊相之家山西名將之曹
感會風雲雜然入彀矧茲神聖之都是為英
俊之躔元精於此回復間氣於此蜿蜒以言
乎需風則長者之稱自漢而著以言乎世族
則文士之盛自晉而傳隱逸有夷門之操文
章出澠渙之間帝賚嶽降運符半千商弼周
翰接武差肩陋七相五公之綬冕邁杜陵韋
曲之衣冠譬猶併儻權奇素多於異野璵璠
結綠自富於荆山上乃以道觀能無收並取

揮麈餘話

卷二
七十二

汲古閣

明之在公濟，列布同寅，協恭相與，修輔故
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舉，威武紛紜，聲教布護。
東漸鴨綠，南泊銅柱，深極沙漠，遠踰羗虜。陸
讐水懷，奔走來慕，雕題交趾，左衽辮髮之俗。
願襲於華風，金革玉璞，犀株象齒之貢，願獻
于御府于斯時也。治定而五禮具焉，則採周
官之儀物，稽曲臺之典故，考古禮嘉禮之義。
正昏禮冠禮之序，車輿旂常衣冠服制，職在
太常，各有攸敘，功成而六樂舉焉，則詔后夔
辨舞行命伶倫，定律呂法，太始五運之先，諧
中正五均之度，笙鏞鞀磬琴瑟祝敔，職在大
晟，各有攸部，衆制備群，音叶天地，應神人悅。
修貢獻珍應圖合牒，上則膏露降德，星明祥
風至甘雨零，下則嘉禾興朱草生，醴泉流濁
河清，一角五趾之獸為時而出，殊本連理之
木感氣而榮，嘉林六目之龜來游於沼，芝田
千歲之鶴下集于庭，期應召至不可殫形，是
宜登泰山躡梁甫，泥金檢玉，誕揚丕矩，奏功

皇天登三歲五上猶謙挹而未俞也於是親
事法宮之中齋心大庭之館思所以持盈守
成垂萬世之彛憲躬執道樞卓然獨斷仰以
順天時俯以從人願規模則惟寧人之指是
循政事則惟元豐所行是續其在官也絕僥
倖之路汰冗濫之負奉詔者戒於倚法治民
者戒於為姦其在士也納讜言於群試復科
舉於四遠保桑梓者遂孝養之心在流寓者
獲遊學之便其在民也除苛濫之科蠲不急

揮塵餘話

卷二
七十三

汲古閣

之務農人暇田以効力穡之勤又老扶杖以
聽詔書之布將使四海之內反朴還淳背偽
弃末皞々乎太古之風各安居而樂業先生
聞之歎美不暇乃謂公子曰今日治效如此
正臣子歆功頌德之秋也固惟疎遠之蹤名
不通於朝籍雖欲抽思騁辯作為聲詩少述
區々之志君門九重難以自達則乙夜之覽
何敢異哉因擊節而歌曰麗哉神聖位九重
仁天普被四海同曠然丕變還淳風金革不

用圉圉空千齡亨運今逆逢下七制卑三宗
微臣鼓腹康衢中日逐兒童歌帝功歌畢振
衣而去公子遂迷其事而理之以總一賦之
義焉理曰赫赫皇宋乘火德兮莫都大梁作
民極兮一祖六宗世增飾兮光明神麗觀萬
國兮穆々大君天所子兮粵自叢霄履帝位
兮體道用神妙莫名兮立政造事豈有成兮
金鼎奠邦神姦讐兮玉鎮定命岳奕葉兮天
地並應符瑞著兮應圖合牒千百禩兮坐以

揮塵餘話

卷二
七十四

汲古閣

受之開明堂兮三靈悅豫頌聲興兮元臣碩
輔侍帝旁兮相與弼亮守太平兮遠丁壬辰
化道行兮已酉復元寶曆昌兮天子萬年躬
在宥兮斯民永賴躋仁壽兮李元琳名長民
雲山毛晉識

